

晉記卷四十七

列傳

蕭山郭倫撰

文苑列傳

自古文章之士莫不力追心構自負成家思垂名於百世而其間盛衰之數關乎天地之氣運蓋有非人力之所能爲者文自漢以降蕪靡排偶詞煩而氣衰逮乎六朝之季樸茂之風盡矣司馬氏去漢未遠其時以文名家者蓋十數而陸海潘江推爲巨宗然以彼才之多而能爲靡麗不能爲樸茂則囿於風氣而不自知也夫氣運有遷流人心有好尙人之所好氣

亦隨之人。固有終身競著作而不得一字之傳。亦有未嘗以文章自命。而其論畱之千載。蓋凡傳於世而不可磨滅者。皆文之至者也。豈風氣所能囿焉。故天人明理亂徹。而不藉乎華藻者。經世之典則也。鉤章琢句。金相玉潤。氣韻天成者。性情之律呂也。寫萬物之狀。攄一己之懷。思風發而言泉流者。藝苑之鼓吹也。雖其人或逸乎軌轍。而才不愧乎春華。則君子固有取焉。嗟夫。太元成而當時以覆醬瓿。三都出而洛陽爲之紙貴。士負千古不磨之氣。而當世之知音又曷可少哉。然士果能垂名於百世。則一時之遇不遇。

又安足云。今次其行事爲文苑傳以著於篇。

文苑傳一

潘尼

潘尼字正叔。滎陽中牟人也。祖勗。漢東海相。父滿。平原內史。尼少與從父岳以文章見知。而性靜退。以勤學著述爲事。嘗著安身論二千餘言。以見志。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出爲宛令。在任寬而不縱。恤隱勤政。入補尚書郎。轉著作郎。爲乘輿箴。其序辭曰。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

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烝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堦之儉。而後之爲君者。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

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杆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先儒旣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於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

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幾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諍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爲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邱垤之望華岱。恆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元黃錯時。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尙矣。皇極啓建。兩儀旣分。彝

倫永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
用不勤。義農已降。暨於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
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爲無執。
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旣譽旣畏。以侮以欺。
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誓焉
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幾。業業兢兢。夫出其
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
式以廢興。殷鑒不遠。若之何勿懲。且厚味腊毒。豐屋
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瑤臺。糟邱酒池。象筯玉盃。厥
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

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丕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漢有慙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事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逃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尅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

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
紂之百剋。卒於絕緒。故王者無親。惟在擇人。傾蓋惟
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尹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
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
云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疾。尠
不爲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
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旣泰。四族作姦。周室旣隆。而
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雋乂在
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
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趙王倫篡。尼託疾取假。省墳

墓聞齊王罔起兵。乃赴許昌。罔引爲參軍。管書記事。平封安昌公。歷侍中。祕書監。永興末。爲中書令。懷帝卽位。拜太常卿。洛陽將沒。攜家屬東出。成臯欲還鄉里。阻亂。卒於塢壁。年六十餘。

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竝不成。雍謂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貌寢口訥。不好交遊。著詩賦辭藻。壯麗。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

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詣著作郎張載。訪
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得句卽
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賦成。時人未之
重也。以安定皇甫謐有高名。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
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曰。觀中古
以來。爲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
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意。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傳
辭會義。抑多精緻。非夫研覈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
物者。不能統其異。世咸貴遠而賤近。莫肯用心於明
物。斯文吾有異焉。故聊以餘思。爲其引詁。亦猶胡廣

之於官箴。蔡雍之於典引也。陳畱衛瓘又爲思賦。作略解序曰。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物殊類。稟之圖籍。辭義瓌瑋。良可貴也。有晉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周之逸士也。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覽斯文而慷慨。爲之都序。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中書郎濟南劉逵。竝以經學洽博。才張美茂。咸皆悅玩。爲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奇怪珍異。僉已研精所由。紛散其義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遺忘。又爲之略解。祇增煩重。覽者闕焉。自後盛重於時。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

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縉紳韋布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祕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里齊王冏以爲記室督辭疾不就張方之亂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成公綏

鄒湛

棗據

褚陶

趙至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幼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饑宴如也綏詞賦閎麗而閑

默自守。不求聞達。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以爲絕倫。薦之太常。徵爲博士。歷祕書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竝爲詩賦。泰始九年卒。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當是時。新野鄒湛。長社棗據。錢塘褚陶。俱以詩賦得名。湛爲征南將軍羊祜從事中郎。祜深重之。官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據美姿容。弱冠辟大將軍府。出爲山陽令。有政績。後自黃門侍郎出爲冀州刺史。弟嵩。才藝尤美。拜太子中庶子。爲石勒所殺。陶字季雅。年十三。作鷗鳥水磴二賦。見者奇之。吳亡。召補尚書郎。張華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

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
未覩不鳴不躍者耳。湛字潤甫。據字道彥。其所著詞
賦論議各數十篇。爲時所重。然閎麗不及綏也。時又
有趙至者。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
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因世
亂流離。遂爲士伍。爾後能如此耶。至卽從師受業。聞
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而問之。曰。我小未能榮
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大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
學。遇嵇康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請問姓名。康異
而告之。尋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

至乃陽狂輒走。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康曰。卿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康死。至詣魏興太守張嗣宗。嗣宗遷江夏相。至隨到涓川。欲因入吳。而嗣宗卒。乃向遼西占戶焉。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精辯。有縱橫才氣。詞藻豔麗。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告。仍戒以不歸。至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絕而復蘇。初至自恥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於榮養。而無援於朝。其志不就。號憤慟哭。年三十七。流血而卒。

王沈

王沈字彥伯。高平人也。家世寒素。沈少有俊才。不能隨俗俯仰。爲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墟。有冰氏之子。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乃趣熱之士。其得鑪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